

檔案編號：OS010

訪談對象：邱毓斌（台權會副會長）

口訪日期：2012年11月30日

口訪地點：高雄台權會南部辦公室

訪談人：嚴婉玲

我是1967年生，高雄市人。1986年雄中畢業到台北讀中興法商學院社會系，1991年進清華社人所，1995年當兵，退伍之後到中華電信工會，2000年進全產總，2000年底出國，中間（2005-2008）回來生小孩，2010年拿完學位回來。

我第一次參加的街頭運動就是1987年台權會的二二八運動。那時大學有審稿制度，學長姐對審稿制不滿，轉而做地下刊物，被禁，我從那裏看到背後的學生權利、學生自治的問題。因為社會被政治所束縛，就會看到越來越多問題，像大學法、國會全面改選、農運也在那時候開始，那時的學生運動就是這樣起來的，我的研究所論文就寫南部幾個工會。勞支會在1991-1995年想轉型，那時是新潮流的外圍，第一次用非新潮流的年輕人，像鍾維達、黃泰山，我也有去當義工。我在1991、1992年就常去台權會。那時幾個學弟先去台權會工作，銀行工會全聯會秘書長韓仕賢第一份工作就是這個，還有石德隆。那時陳菊是秘書長，台權會、勞陣募款餐會我都會幫忙。

2005年回來生女兒，沒多久就接到黃文雄的電話說，你要不要來當執委？就一直當到現在，回英國有停了一屆。我對台權會都沒有積極參與，因為地緣不在台北。我記得那時候集遊法修法聯盟是我提議的，民進黨執政雖然中央態度好一點，但地方警察對集會態度還是因人而異。我認為台權會應該要關注這個議題，2005年開始有去想這件事，2008年陳雲林來，就多少有點幫忙。其實Peter那時找我，是希望人權的向度可以更廣，以前比較著重政治或司法人權，希望可以多談社會人權，我大概就是多談這部份，包括兩公約的部分我就有給一些意見，再來就是組訓。還有就是參加正式會議、非正式會議、寫文章之類的。

蘇案在2007年又被判死刑，狀況不好，我就更覺得人權應該要更多人知道，那時真的跑了十幾場座談，我覺得有做效果就會出來，你就是講給十幾個人聽，這些人就會知道。我們有自信，給我們半小時一小時，你就會站到我們這邊。

去年年底執委會在會員大會提案說要成立南辦，我就覺得說應該要多辦人權的教育，過去是出了淡水河以南就沒什麼機會，郁琦在這邊主要辦了很多教

育活動。第一年比較著重在社會教育，在各大學安排課程、講座，找北部講師下來。

過去跟現在的台權會世代不同，所以過去那些成員他們對於台權會支持，但現在要他們支持無國籍人士之類的人權議題，大概也沒那麼大動力。南辦等於跟以前是完全沒有連結的，是以台權會現有的基礎來設立的，以前是分會，有設執委，現在這裡就只是辦公室。

南辦這邊目前沒有主動接個案，除了作教育之外，也希望能關照南部的人權議題。我覺得南部可能更不認識也更不注意人權，可能要跟其他議題結合，例如移工，這些要弄，都需要更多人力。高雄是工業化都市，有很多議題，而且我覺得高雄社運環境比台北好，像地球公民基金會這麼大，總工會那麼多，台權會要發展議題，要跟這些團體合作，我不覺得一定是要來這邊打知名度，打江山，要找一兩個議題投入，像311週年高雄的反核晚會，就是郁琦在做，這也是人權議題。我估計這部份可能未來半年內還會是這樣。

我雖然掛副會長但我會尊重秘書處，因為我們自己做執行長的時候，都會覺得沒被人尊重，所以現在要尊重人。台權會每年一月會組訓，大家談今年的目標，短期內我覺得教育工作還是最重要的，我們沒有做就沒人做。像教育局裡面的各種輔導團、社會科裡面都可以去動，不要只是靠教育部人權教育的脈絡，要改就是全部都要改，不要只限在一個脈絡。我希望繼續加強在教育的部份，至於倡議我倒覺得還好，先和在地團體作networking的工作。

南辦接個案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有法律系的學生來研究，比較近的就是成大但還是嫌遠一點。台權會今年有四個南部執委，楊嘉麟在高師大性別所，成大的李佳玟，還有管中祥。管中祥本來是媒觀董事長，他找我去當媒觀董事，我就找他來參加台權會。

2008年不是台權會叫我來幫高雄場野草莓的，是高雄的學生邀的，但我跟台北一直有聯繫。南部沒有什麼重要個案，我大概兩個月去開一次執委會。台權會的內部運作，我覺得秘書處人不夠多，因為事情太多，人力不夠，loading太重，研究不夠，就大量仰賴執委，但執委也不是專職，所以這會有落差，這個落差會造成組織運動能力的下降，內部就是秘書處會抱怨執委不積極，但執委也不是故意的，這對組織都不好。

台灣的人民團體，規定理監事不能擔任領錢的職位。如果按照嚴格規定，決策機構是執委，秘書處是列席，但平常事情是他們在做。這個是國民黨留下來的制度，根深蒂固讓每一個團體執行，像地球公民辦成基金會就不用傷腦筋

會員大會那類事情，就變成專職導向，我沒有正式提過這問題，但我覺得這個是要去想的事情。不過台權會主要的問題不是這個，因為我們會議是秘書長在主持所以就還好，現在只是人不夠多，要請什麼樣的人進來，也是決定接下來的事情要做哪些，我覺得主要在做的人讓他們自己決定。

台權會這幾年南部募款很靠蘇建和，他走到哪就呼籲大家捐款，例如賣畫都是靠他，當然他自己也有興趣。台權會在南部應該有三個募款來源，一個就是舊的支持者，當然有可能因為政治情況變動而流失，像紅衫軍那一年就很難募。另外就是蘇案，還有歷屆執委的人脈，這個比較不會有變化。

我覺得每一個議題要不要搞是大家集體決定，如果大家拜託你當會長，你想要決定，大家支持就好啊，反正搞過必留下痕跡。像吳豪人長期關注原住民，像賴中強關注兩岸，但都會進到執委會討論通過。原住民的議題像哈凱部落的個案一進來，我們有前幾年的經驗，那就可以快速的處理。人權的議題就是人的問題，概念很廣，但這對秘書處人員是一個負擔，可能覺得什麼都要管，所以前幾年的組訓，我建議是你可以什麼事都不要管，把自己的事做好。人就已經不夠了，以前管過的問題，人家就會來找，再加上現在的問題，就會很累。台權會沒有規定一定要管什麼，希望可以把業務單純化，專注在幾個方向就好，重大的事情來的時候再去處理。

包括像陳雲林來，發生野草莓，我都覺得台權會可以不用管太多，那些事情社會已經有人會做了。我覺得吳豪人任內介入樂生是最漂亮的一件事，把樂生整個議題熱度拉高，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，把他搞起來，這種就很棒。

蘇建和他們環島第一站就到高雄，就去到郭大哥那邊。那天剛好吳寶春的店開幕，在市政府對面，我們這邊十幾台腳踏車，對面卻好幾排人潮。這種議題在南部都不是大波大浪，但就是慢慢累積、聯繫更多人。以前一些在地的團體不會覺得自己跟人權有關，蘇案第一次來是2010年，這次再來，人氣就不一樣，慢慢結合一些人，有工會、婦女團體、人本的人，朋友慢慢交，慢慢累積一些對人權比較支持的人，他們平常可能不那麼積極，但平常不累積，有事就不會有聯繫，郁琦現在就做很多鄭性澤的案子，她下來就找張娟芬跟廢死的人來演講，演講時她會跟著，跟久了就可以自己講，網絡也多了。

南辦跟地球公民就很平順的合作例如反核，明年也會繼續做。台權會在北部，那裡環境比較容易緊張，在南部我覺得可以合作就一起，不行就算了。台權會的募款餐會除了餐券還有專案募款，我們會視那一年的重點是什麼，例如廢死，從2003年開始是重點，另外有人權出版品專案等等。樂生那兩三年就有

專案，大家現場舉手捐款。這些人捐錢，第一他們是台權會支持者，第二他們會支持台權會去做這件事。